

秦檜的後裔

《章回小说》编辑部 编



秦桧的后裔 QYNHWYDEHOWYY 《章回小说》编辑部编

责任编辑：李西西 封面设计：王笠君 封面题字：金意庵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
浑江市印刷厂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25印张 200,000字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25,800册
定价：2.75元

目 录

换婚·····	邓学聪 (1)
香女·····	查代文 (36)
馒头庵·····	苗培时 (92)
秦桧的后裔·····	唐炳国 (197)

换 婚

邓 学 聪

第一章 与世隔绝的晚姑寨

公路象一条望不到头的白练，在山腰中缠来缠去。险恶的地势，急得问号似的弯道，使那些初到此地的年轻驾驶员望而生畏，也使旅游者胆战心惊。这里，几乎每天都有车祸发生。如果你要到达南岭山脉脐部的晚姑寨，那个神秘的、据说有野人出没的地方去，那就还得弃车爬它几天大山，走过一段段渺无人烟的森林，再遭受一种叫“飞蚂蝗”的虫子的袭击，才能到达。

晚姑寨？晚姑寨！地图上没有标记，外界无人知晓，离最近的村庄，也要爬大半天的山，大队干部（现在是乡）都不愿到这个遥远的地方巡察。这里没有党员，也没有干部，十七户人家九种姓氏，几百年一贯制的单干生产。这里，不管是清朝也好，民国也好，从没有官员来过。解放以后，政府总共派过三次使者。一次是土改，来过三个带枪的后生哥，住了几天就走了。晚姑寨没有地主，也没有贫农，人人有田耕，只要肯劳动，没有人饿饭的。第二次是大办人民公社，来了二男一女，熬了几个夜晚，终于建起了生产队，等到这二男一女出得村，还没

有走过山口那棵老荷树，晚姑寨又重新单干了。这里没有大锅饭可吃，田地都是就着山形开的，最大的面积不过半亩，最小的只有竹笠帽子大，光靠耕田是喂不饱肚子的，还要钻深山下套子采山货，才能过日子，十七户人家，怎样也合拢不起做工夫。第三次是一九七〇年，县武装部来了几个上衣四个兜、腰里插着手枪的、操北路口音的人，说的话人都听不懂，住了半个月，踏看了附近几个山头，留了两支长枪，教会了村里的男子汉使用它，还留了一小箱子弹，就走了。从此，除了些走亲戚的，再没有人来晚姑寨了。

晚姑寨，四周拥着崇山峻岭，小小的村落，藏在密密的森林里，接近中午才能照见阳光，太阳在碗口大的天空里亮上几个小时，就西下了。村民们采集香菇木耳，打猎下套剥皮子，晒干了，背出山，到公路边的大村子里换盐、换百货。出一趟山，来回最快也得三天时间。货币在这里不流通。晚姑寨的村民安分守己，没有大的奢望，只满足于饱吃饱喝，没有小偷，也没有强盗，谁家失落了东西，有人拣着了，自然会送上门。村子里许多老人和孩子，还没有到过晚姑寨以外的世界呢！外面的天地是嘛样子，说给他们听，也没有人信的，他们权当你是摆古道场，只当是讲天上的传说。若是你告诉他汽车前面有两盏大灯，照路用的，他们就会问你那灯有没有豹子的眼大，有没有豹眼麻利；若是说山外的人骑单车上工探亲，他们就会问你单车有几只脚。自从山外面搞起什么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世面乱得厉害，村里更没有人肯下山了。山货背出去，没有人肯要，除了食盐外，也换不来什么东西。这一来，晚姑寨就更闭塞了，象一个聋老人。

村里只有阿林在山外呆得最长。阿林十岁那年，他阿爸送他到山外一个远亲家寄住，指望他读点书，回来看得清皇历。

住了半年时间，阿林就偷偷地跑回晚姑寨，打死也不肯往山外去了。他过不惯吵闹的生活，偏偏那亲戚住闹市区，每天早起，就见戴红袖章人将戴高帽子的人押来押去，稍不如意，就把人往死里打，把阿林吓得不敢出门。书也没得好生念，到处都打架打枪，到处都抓人搜家，吵得他晚上也睡不着觉。“街市地方有啥子好的？套不得黄獠打不得山鸡，贱得泥土样的香菇木耳，进了城就变得金贵，味也闻不着。城里人脾气又坏，人情淡过水。”阿林是这样对村里人说的。

事情就这样过去了，阿林一直没有再出山读书。从此，山里人都一致认为人多的地方是去不得的。山里女子本来就金贵，山里男子本来也不多，为了能把晚姑寨的香火续下去，村里实行着一条没有文字记录的法律：男子不准移出村，女子不准嫁出山。

第二章 走出深山的阿林

旧皇历再次翻到了甲子年，按新历计，该是一九八四年了。当年哭着闹着不肯出山读书的阿林，已经长成了二十六岁的青皮后生。发育得一副好身架子，唱得一口好山歌，口哨吹得能逗引树上的鸟儿飞下来。更让村里老辈子称赞的是：打得一手好枪，下得一手好套子，平路跑起来一阵风，攀崖灵得象猿猴。山里人，经年伴着野东西过日子，不霸蛮点，村子还不让猛兽踩平了？象阿林这样的好后生，脑瓜子灵活好使，村里的老辈子都急着要给他上笼头：娶上一个好女子，安安生生守着晚姑寨。晚姑寨虽小，出色的妹子并不缺少，可是，他偏二十六岁了，还是光杆子一个。他早就有心爱的妹子了，他和村西头刘家青环，好了二年多了，只是碍着青环的阿哥没娶得

亲，她也嫁不得。满村子的人，都知道阿林和青环相好，遇见他们在村边的林子里说悄悄话，任何人都会绕路走。村里民风朴实，青年男女之间，纯情得很，谁看中了谁，就要表示出来，对方如果有意思，即可告诉自己的父母，择日子成亲，从一而终。那些都市里盛行的“三角关系”之类的字眼，在这里的土字典上，是查不出来的。阿林和青环钻山寨，串林子，都是规规矩矩的，没得可以让人指责的地方。

不料，近几年这样田园诗般的，象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那样的生活，在晚姑寨渐渐地消失了，它受到了有力的挑战。

阿林脑子里想的是什么，青环不太知晓，因为，有一天阿林突然对青环说，他要出一趟山，到县城走走，去探望以前读书时的好朋友。青环以为他说笑话，也没大注意。过得一段日子，阿林真地收拾起一背篓的香菇、木耳、笋干，带着猎枪，在一个月色明朗的五更天，伴着清风下山了，走时，连青环也没有告知。一走就去了半个多月，音讯渺茫，一村子人都慌慌的，夜夜都聚到阿林家，把个青环急得上吊的心肠都有。走得神秘，回得也突然，天神一般，在一个静悄悄的深夜，阿林拍响了自家的杉木门。他带回让晚姑寨的村民眼花缭乱惊讶得合不拢嘴的东西。背篓子里，变戏法般掏摸出五光十色的货物。有的东西，翻来覆去地看，慢慢就能明白它的好处了；但有两样东西，让人们又吃惊，又百思不解。一件是透明的、薄得蝉翼般的衣服，这衣服，冬天里穿不得，热天里妇人家穿了，连两个奶子的模样也看得清清楚楚。不能遮羞不能挡寒的衣服，要它来做么子？另一件是手巴掌大的一个黑盒子，可以放进衣袋子里，小小巧巧，一旋那盒子上的圆钮钮，就哇啦哇啦地又讲又唱，声音清脆好听，可惜听不明白意思。“这盒子里，藏着小人儿吗？”也不知问过阿林多少遍了，他反复解释，众人

还是不懂，最后，阿林自己也糊涂了，其实，他自己对这些玩艺也是半知半解的。阿林暗恨自己蠢得山猪子般，他开始觉得外面的世界是光明的，那里的一切都在吸引着他。

年轻人大方着哩，加上山里人特有的豪爽，阿林把山下背回的东西，除了那件透明衣服和黑盒子，全都分送给众人了，几乎人人都有一份。一连几天，村子里喜气洋洋的，连老婆婆们也喜欢走动了，精神出奇的好。每天晚饭后，众人都聚到阿林家听故事，山里人开始对山外有了小小的好感。背地里，有人向阿林打听何时再出山，让他给自己捎带卖些山货，他们打心里喜欢那黑盒子，恨不得自己立时也有一个。

全村里，唯有青环的阿爸福成老汉不高兴，他不但不高兴，心里还窝着一肚子火。他坐在自家门口的石板凳上，心里骂着永远也没有头绪的话：“阿林子，狗东西，出得两天山，眼睛就长到脑门顶上去了。”他心里愤愤地骂，他生阿林的气，阿林这次出山，一件物品也没带给他，未来的岳父大人，连别姓旁人都不如，叫老汉怎样咽下这口气！其实，他是冤枉阿林了，阿林原本备下一瓶“五粮液”孝敬他，可回来那天晚上，几乎全村的人都去了阿林家，偏偏老汉拿架子没有去，酒让别人拿去了。人多，又乱，七嘴八舌闹嚷嚷的，带的东西又新奇又雅致，人见人爱，阿林生有十双眼二十只手，也分送不利索那些东西，“五粮液”早就饱了别人的口福。再者，阿林也不晓得老汉会那样心窄，年轻人粗心！

“青环子，你再往阿林屋上头跑，老子打断你的脚骨。”福成老汉吸一口老烟叶子，骂一声青环。他对自己的女儿也窝着一肚子火，他恨女儿不争气，人都不敬你的阿爸，还欢快地跑那屋里做什么？黄花妹子，还怕嫁不出去！晚姑寨的后生汉子又没死绝了，偏要去低三下四附人家背脊，真是下贱女子。

老汉一头骂，一头叹气，心里胀得满满的，晚饭也没好生吃，只扒啦了一点子米饭，连菜也懒得夹。吓得青环妈急急地扯了一把子生草药，煎了浓浓的一碗汤汁，劝道：“喝下去，趁热！睡上一觉，发点汗就好了。”她以为老汉早起没穿严实，吹了冷风感冒了。老汉一看药碗心火更旺了，说：“人人都咒我死，你也咒我死？我死了，你有么子好日子过？”他把碗摔个四分五裂，吓得一家子不敢做声。

这天夜里，阿林在青环屋后吹了一晚的口哨，偏偏老汉就蹲在门口抽烟，谁个也不敢出门，直到夜深。

第三章 她昨夜没出来只因阿爹守着门

青环一夜没睡好，尽做些离奇古怪的梦，天才蒙蒙亮，就起床了。黑地里，摸着梨木梳子，把两条又黑又粗的辫子编好，就拖着木履到灶屋，先把火点着了，烧热一大锅水，等家里人醒了洗脸。岭南地区转过三月天气一般都比较暖和了。但是，深山的早晨比不得别处，那寒风吹得脸子又痛又痒，手浸在冷水里，一会儿工夫就麻木了。她伸手去拿挂在壁上的菜篮子，里面是空的，便关上门朝菜园子跑去。

她招呼上阿黑，这是他们家的宝贝。阿黑是条纯黑色的撵山狗，打猎时立过赫赫战功，它一见主人出门，便撒欢儿似地跟在后面。天亮了，露水却还在下，才走得一会儿工夫，头发潮了，裤管湿了，木履板子让黏泥吸住，一步一拐的，不得劲。

她体态苗条、健康美丽。她是属兔子的，刚满二十一岁，吃三十二年的饭。这样的年纪，喝水也长劲，大冷的天，内面只套得一件旧卫生衣就挡得寒了。家织的土布，染得乌黑发亮，布很粗，洗过几水后，又硬又皱，因为剪裁得合体，穿在

身上，仍然显出了隆起的胸脯，圆鼓鼓的臀部，细细的杨柳腰。她到菜园子摘了嫩得脆生生的雪豆，割了才长得几寸高的韭菜。菜园紧挨着小溪，她关好园子的篱笆门，顺便蹲在溪边洗起菜来。青环有洁癖，连韭菜叶子也要掰开洗，一条条地细心理着，手在冷冰的水里泡得通红。洗完了，收拾好篮子，顺手掬一把水洗洗脸。清清的溪水，映出一张清秀俊美的脸来。她坐在水边欣赏自己的身影，她知道自己俊俏耐看，村里的人都这么说。

突然，上游的水“哗哗”的一阵巨响，顿时，流下来的水变浑浊了，溪底翻起沙粒，夹杂着烂草叶子，一下把青环的倩影搅得粉碎。她吓了一跳，有点生气，喝问了一声：“是哪个在捣乱？”

没有人答应。她直起腰，什么也没有看见，茂密的野草棵子挡住了视线。她心里一阵发虚，暗想：“这大早的天，莫非是有野东西？”她想起来了，就在前两个月，一只饿虎窜进了村子，咬死了一条大水牯，大水牯临死前，用身子把门挡得密紧。天亮了，放牛仔去牵牛，推不开牛栏，垫高脚扒窗子往里看，只见老虎蹲在角落里，大瞪着一对灯盏火般的眼睛。放牛仔吓得魂飞魄散，许久也动弹不得。青环亲眼见猎人爬上屋顶揭开瓦，用枪把老虎打死。现在，她又想起了那对亮闪闪的威严的虎眼，和血盆似的大口，不由得腿肚子阵阵发颤。

哗哗的水声刚停，又传来拨拉草丛的声音。青环吓得脉都停了，她的脑子一片空白，连呼救的声音都发不出。阿黑趴在她的脚边，对着草丛拼命地摇那肥大的尾巴。

叶边长着锯齿的芒草被一只手拨开了，一个高高大大的青皮后生从芒草后面走出来，一把斧板锄扛在肩上，还吊着一个

大畚箕。里面装着粗壮的野山芋，湿沥沥的往下滴，见青环把嘴噘得高高的，也不理人，一下子别转了脸。可她的心还在怦怦地猛跳。

“嘴巴子噘得那样高有么子好！尿桶子也挂得下。”青皮后生笑着说。

青环忍不得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她回过身，又不甘心放过了恶作剧的后生，重新板起了脸孔说：“人家都问了哪个，又不回声，鬼鬼祟祟的做什么？阿林哥，人吓人无药医，大清早开不得玩笑的。”

“你问哪个？我还问你哩！昨晚上，口哨吹得嘴发麻，做什么不出来？让我空等，天气冷得人头皮子发麻，冻坏了人，怕是不心痛？”

阿林一边说，一边将锄头放下，挨着青环坐在溪边的石头上。

“看你平日纯良，实际心肚子都坏得发黑，点点小事，就挂紧在心上，就要报复？”

“有么子好报复的？又有么子好害怕的？还怕野东西把你叼去吗？这山里的野物儿，看见阿林来了，夹着尾巴撒腿子跑，逃都来不及，怕我一枪打中它的屁股眼子，子弹头穿过肠子从嘴巴子里蹦出来。”

青环笑得用手捂住嘴巴，她不敢下死劲笑，天还早哩，被人听见了不象样子。她好不容易忍住笑，摇着头说：“我的阿林哥，别样事都不中用，唯有吹牛皮，是一等的好角色。”

“吹牛皮？”阿林认真了，他绾起长衣袖，攥着拳头一用劲，臂上隆起一棱棱的肌肉，“瞧瞧，生老虎也打得死。”

青环敬佩地审视着，她的臂上，没得那样发达的肌肉。她忍不住用手指去戳，只觉得他的肌肉硬得象卵石一样，戳都戳

不动。阿林问：“这可不是吹牛皮的吧？”

青环不再闹了，她用手托着脸，望着溪水出神。

“青环子，我捎给你的那衣服，样子可好看？”

“不好看不好看，那样子的衣服，大热天穿在身上，奶头子都看得见。”青环连连地摆手。猛地，发现自己说漏了嘴，脸蛋象鸡冠儿一般直红到耳朵根。

“我看那衣服蛮不错，穿在身上轻飘飘的，风一吹，抖抖的好看极了，城里妹子穿着它满街儿走哩。”

“城里妹子好看，那你做么子回山里？”

阿林轻轻地拉过青环的手，紧紧地合在自己粗大厚实的手掌里，说：“我踏看遍了整个县城，都搜不出一个象你青环这样漂亮的妹子，失望得很，就只好回晚姑寨了。”

“你啥时候学会给人灌米汤的，跟城里妹子学的吗？”

“不是灌米汤。青环，你长得比古书上说的 美人 还好看。”

青环不敢抬头，脸羞得通红，她知道阿林正紧盯着自己。

他们依偎着，良久良久。

“青环，打完秋粮，我们就成亲，你看可好？”阿林将脸接近青环细嫩的耳朵，悄悄地问。

青环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，说：“阿哥不结婚，阿爸不会让我嫁的。”说着，泪水涌上了她的眼圈。“阿林哥，传说你又要去卖山货，这可真？”

“我想明天一早就走。你不晓得我们这里的山货在城里有多值钱！不运出山，都沤烂在山肚子，可惜得很。我们这里又穷又落后，和山外相比是两个世界。青环子，日后我成了富翁，就在晚姑寨开条公路，一直通到广州城。”

“千万不得那样去做，你要是不守屋场专去做买卖，阿爸

会疑心你的，就不准我嫁给你了！”

“货物都装好了，我也应承了张家阿叔，替他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，明天是要走的。”

青环的眼泪直掉下来，阿林慌慌的用衣袖子去揩。她把头靠到阿林壮实的胸膛上，听那心脏有力地跳动。

村边，传来老汉们一声接一声的咳嗽声，接着听得门儿吱吱地响。女人们的木屐敲打着麻石板街面，声音刺人耳膜。青环受惊般抬起头，只见村子的上空飘着袅袅的炊烟，便拾缀起菜篮要回家。

“天还早着哩。”阿林将青环紧紧地搂着，用下巴子去摩挲那黑丝般的柔发。

“让阿爸知晓我出来和你在一起，定要骂得淋漓，你晓得昨晚我做么子没有出来？阿爸守在门口哩！守门神一样。阿林哥，你要出山了，路途要小心，早去早回，不要忘了我。莫去我家，阿爸不喜欢见你，今夜我寻空子出来。”

第四章 拿烟斗子敲人的老汉

在地里山里劳苦了一辈子的福成老汉，岁月的流逝，并没有使他的心变得慈祥一点，如果说年轻时“暴躁”，现今老了又增添了“罗嗦”。小小的事情，也要放在嘴里心里，反反复复地唠叨，若是有点触痛神经的事，更要骂得人狗血淋头，吵得一村子人不得安宁。不过，老汉是里外有别的，他只对家人这样，一家之长嘛！对别人，脾气要好多了。

昨晚，老汉发了一夜闷气。当他听得，有人说阿林不守晚姑寨，要去跑世界，肚子就气得鼓鼓的。他直想与人怄气，偏偏一家人都顺从他，没有情由把气发出来。今天一大早起来，

卧室灶屋，都瞞不见青环的影子，正好借题发挥，发开了牛牯脾气。尺多长的旱烟杆含在嘴里，抽得火星乱迸，竹头挖成的烟斗敲得麻石板嘣嘣山响，吓得在灶屋里烧火煮早粥的老婆婆诚惶诚恐地跑出门：“青环她爸，又做么子啦？”

“做么子做么子，死鬼老太婆，我问得你哩！大清早的，青环子又跑到哪个屋场野去了？都是你宠的，宠得她不听老子的话！”

“问青环妹子吗？去菜园子啦。”

“谁许她去菜园子的？”

“不去菜园子，早粥没得菜。”

“啊啊，”老汉额上的青筋乱跳，“老太婆，三天不打敢顶老子，顶老子有得苦头你吃！”福成老汉跳着脚。

青环妈不敢做声了。年轻时，被他打怕了，现在老了，发恶气动口不动手，但是气急了，老夫老妻的情分也没用，照样会给一顿旱烟斗子尝尝。

青环远远地挎着菜篮走来，木履拍打着麻石板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，两条黑漆漆的辫梢，在丰满结实的臀部甩来甩去，杨柳腰一闪一闪，迈着欢快的步子。多情的山野妹子，才会了她的阿林哥回来，心里乐滋滋的，乐得只想来上几段四月采茶歌。可这是三月里，茶芽子还没长整齐，唱么子采茶调？人家会说你疯癫呢。

“儿女有福就是自个有福？”老辈子的人都这么说。人一辈子，不为儿女又为甚？老了，要见棺材了，世界是儿孙们的。可是，福成老汉就是见不得青环这副喜悠悠的模样。

“这妹子心野，野得只想自个寻汉子。”福成狠狠地想。阿林本是呱呱叫的男子汉，在晚姑寨挑不出第二个这么有出息的。

的人。可是此刻，福成老汉却恨阿林恨得牙痒痒。他看不惯阿林的狂劲，晚姑寨从来就没有人靠卖东西做生意过日子的，福成老汉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他晓得“无奸不成商”的道理。阿林出低价在晚姑寨买进山货，高价在县城卖出，转手就赚大数目的钱，这不是奸又是什么？山里人不守山，去跑生意混饭吃，混来混去把街市上的人引进山来，晚姑寨要有得苦头吃！

福成老汉对山外人有成见、有戒心，因为他不是土生土长在晚姑寨，而是福建海沿子的人，土改时划成富农，吃透了苦头。好在老爹一死，只剩自个夫妻两个，年纪又轻，老婆还没生养下孩子，没牵没挂的，索性一对箩筐挑了家当，带着老婆离开了村子。他们走得好不狼狈，每到一个地方，都看见写有红红绿绿的标语，都在搞土改。他们不敢驻足，专往大山里扎。他们来到了晚姑寨，一眼就看中了这块地方。山里人纯朴本分，福成老汉一辈子不开口，永世也无人知晓他们的成分，这里才是他们奔日子的好地方。大儿子路生，就是来晚姑寨的第二年生的，今年已经三十多岁了，还没有寻下老婆，眼看要奔四十岁了，上了四十，谁家的黄花妹子肯嫁半老汉子？这么一来，刘家岂不是断了香火！福成老汉暗地里时常自叹子星暗淡，老婆养下七男二女，只活得一子二女。不知为什么，妹子特别的好养，没病没痛的猪崽般长大了。眨眨眼两个女儿长成了如花似玉的俊俏妹子。唯有儿子，偏偏长不成人。黑黑实实的壮娃子，长到七八岁上头，都要得场大病，一病就死。老汉明地里不言语，暗地里却伤心，悲哀：“白头人送黑头人。”眼泪也哭干了，脾气也一天比一天坏，三句话不对劲，就举起烟斗子打人。也不管男，也不管女，也不管烟斗子落在何部位，中打不中打，照头照脑的下死劲敲，村子里有女儿的人家，都不敢和刘家攀亲：“把个好好的女子送过去，专为挨烟斗子敲

打的吗？”人们背后悄悄地说。可怜路生五尺多高的壮汉子，生得英俊利落，只落得光杆子一个。

正生闷气的福成老汉一抬头看青环回来了，他吼道：“贱野妹子，看我敲打得你死！”一声吼，把行近身旁的青环吓得打哆嗦，菜篮子也差点掉下来。青环一腔兴奋溜失得无影无踪，声颤颤地问：“阿爸，又做哪样子？”

“做哪样，要等得我问你。这早晨的天气，跑哪野去了？你以为我不晓得，那林娃子，跑了一趟山外世界，就霸蛮得象野猪子一般，老子是见过大世面的，吃的盐比你们吃的米饭还要多！昨晚口哨撮得山响，不是我守着门，怕又要跟他钻山寨子。死妹子，那阿林不是好后生，心大眼宽，不安本分，他要卖晚姑寨哩！你要跟了那家伙去，我用斧头劈死你，再一条绳子自家吊死。”

福成老汉说着急了，唾沫泡子直从两边嘴角涌出，他猛地打住话，用力地吐了一口唾液。青环俊俏的脸上，挂着珠儿般的泪，她的心象让刀捅了一下，血汨汨地往外流。她硬是挺着，没敢哭出声，她知道阿爸的性子，抗争的结果，是实实在在地挨顿子好打，二十出头的妹子家，让阿爸在门口揪打，这样子能出得去见人吗？

待到抽全了一锅子烟，老汉的心火才散了些，不那样起劲地吼了，但是，仍要盘查女儿：“你得给我说明白，去菜园子做了么子？”

“摘雪豆和韭菜。”

“不怕野东西叼了吗，谁家女子早巴巴到园子里去？”

青环递过菜篮子，老汉瞧了一眼，里面委实盛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菜，火又散了些。阿黑用鼻子去嗅老汉的裤管和脚丫子，又毕恭毕敬地嗅了嗅那老烟斗子，里面的陈年老烟油又麻

又辣，呛得它起劲打了个喷嚏，便夹着尾巴撒开腿飞快地跑了。青环灵机一动，说：“有阿黑跟着去哩，它撵得了野东西。”

福成老汉的疑心消除了，女儿一大早，是去做工夫的，不是去会汉子的，这样子勤快的女子，实是替阿爸争气。他见女儿的脸上湿润润的，眼圈子也红了，知晓刚才的话说重了，想安慰一下，可直肠子老汉的肚子里，没得这样的词儿，只说：“说得清白就自在了，还哭么子。屋里烧火去，早饭吃是要紧的。”

灶屋里烟雾缭绕，呛得人直流眼泪。屋子又矮，窗子开得又高口子又小，烟排不出去。灶里塞得满满的茅草，阿妈的手脚又不利索，火着不起来，烟冒得对面见不着人。青环接过阿妈的火夹子，三挑两撩，火一下子腾起来，火焰习习地往灶门外窜。她一小束一小束地挟柴进灶子，火烧得旺，屋里存着的烟雾慢慢散了，空气清爽了许多。锅里的粥烧得噗噗翻滚，青环把韭菜切得细细的，用菜籽油爆得喷香，搅在粥里；又从缸里捞出黄澄澄的老咸菜，拌着雪豆一炒，黄绿相衬，盛在大海碗里往桌上一放，逗得人肚子咕咕地叫。一家人围着矮桌子，吃开了早饭。

福成老汉积了几天的闷气全消了，胃口特别的好，一家人都搁碗离桌了，他还在扒拉着碗里的稠粥。直等得儿子背上猎枪入了山，才心满意足地扒完最后一口饭，蹲在门口抽他的饭后一锅烟去了。

“福成叔，吃过啦？”

甜甜的问候声刚落，那边风快地走来一个二十大几的妹子。高大丰壮的身材，银盘似的圆脸上，忽闪着一对出奇的黑亮的大眼睛。福成老汉认出这是东头蓝家的五凤，他皱了皱